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 第三十五回 聞警告暫回紅蓮寺 報深仇巧刺馬心儀

話說慧海勸張文祥暫時回紅蓮寺去，且等有機可乘的時候再出來報仇。張文祥道：「沈師傅是個修道的前輩，他老人家何苦庇護一個人面獸心的馬心儀，使我鄭大哥冤死九泉，仇恨不能伸雪呢？」慧海道：「你這話也就和孫耀廷說你一樣了。各人有各人的私情交誼，不可一概而論。總之，你志在報仇，非做到決不放手。而沈師傅志在報德，非盡力保護馬心儀，於心不安。但是他保護的，只能保護一時，不能保護終身。你何必定行在這時候自找麻煩呢？我因與兩方都有交情，不願意眼看著自己人動手相殘殺。所以勸你回紅蓮寺去，暫且忍耐些時，自有你報仇的機會在後。」張文祥聽了，低頭不語。慧海接著說道：「我在四〇年前，無意中得了一把好刀，真是削鐵如泥，殺人不沾血。不過於今在我手裡，已沒有用處了。你將來報仇時是用得著的，我就送給你罷。」旋說旋起身擡起長袍，從腰間解下一把刀來，張文祥看那刀覺得很怪，刀葉連柄雖有二尺四五寸長短，三寸來寬，但是刀背還不到一分厚薄，變成個半月的鉤兒。只見慧海右手握著刀柄，左手捏著刀尖，只一拉扯，刀葉登時拉直了。不過左手放開，刀葉仍舊轉了過來。慧海舉起來，向桌面上只一拍，那刀葉即直挺挺的，和尋常單刀一般模樣。慧海指著這刀，笑向張文祥道：「這刀在我腰裡四〇年，也不知誅了多少貪官污吏，淫婦姦夫。因你也是一個俠義的漢子，才願意送給你，可算得是你的一個好幫手。」說著，遞給張文祥。張文祥連忙起身雙手捧接，覺得輕如箬葉，口裡自是極力稱謝，心裡不免有些懷疑。暗想：這們輕薄這們柔軟的刀，使用起來，不但不能擋格人家的兵器，就是殺在人身上，又如何能著力呢，心裡如此一懷疑，兩眼便不由得怔怔的望著刀葉出神。慧海似乎看出了他懷疑的意思，既說道：「這種刀出在緬甸，每一把刀，須費一二〇年的工夫才能鍛鍊成樣，向桌面上一拍，就是這般直挺挺的了。不用的時候，不僅可以纏在腰間，並能盤成一圓餅兒，繫在腰裡。不過沒練過武藝的人，不能使用罷了。就是會武藝的，初次使用，也難免覺得有些不稱手。漸漸懂得了這東西的性格，便知道比一切的刀都好使了。」張文祥聽了才明白這刀的來歷。當下又稱謝了一番，也向腰間纏了，遂作辭出來。臨行前，慧海叮囑：萬不可在這時候去冒險報仇，白送了性命。只是張文祥是個熱烈的漢子，一時怎能將報仇的念頭完全放下？夜深還是偷進巡撫部院。無奈有趙承規時刻不離的保護著，張文祥一到馬心儀睡覺的房屋上，趙承規就在暗中拋磚擲瓦警告下面巡守的兵士，總弄得張文祥沒有下手的機會。張文祥雖是忿恨趙承規比恨馬心儀還厲害，但自己的本領不是趙承規的對手，簡直沒有泄忿的方法，一連幾夜都是空勞往返。這夜，在黑暗中忽聽得趙承規的聲音說道：「張文祥，你也太不識好了。我若不看在你師傅無垢和尚與你師叔慧海的情面上，誰耐煩三番五次的和你糾纏？你如果明日再不離開山東，就休怪我姓趙的不講情。」張文祥耳裡聽得分明，眼前卻不見有人影。仔細思量：慧海叮囑的話，不能不聽。只好暫讓這淫賊多活幾時，等他惡貫滿盈了，再來取他性命。遂忍氣吞聲的離了山東，悄悄的回紅蓮寺來。

他到紅蓮寺不多時，無垢和尚就死了。此時的知圓和尚雖則還年輕，然一則因他是無垢最得意的徒弟，二則因滿寺的和尚當中，只有他是文武兼全的，眾僧人都願意推戴他做當家。張文祥回到紅蓮寺的時候，無垢曾幾番勸他從此削髮，他執意不從道：「我既削了發，披上了僧衣，便應該遵守戒律，不能再幹殺人報仇的事。我只要大仇報了，立刻出家不問世事，」無垢見他這麼說，只得搖頭歎道：「孽障，孽障！要等到報了仇再出家，只怕已是來不及了啊。」張文祥也不理會，悶悶的在紅蓮寺住了兩年。打聽得馬心儀已由山東巡撫升兩江總督了，心想：這是我報仇的機會的，不相信趙承規直到今日，還在那淫賊跟前保護，遂即決定前去南京報仇。動身的時分，才對知圓和尚說道：「我此去南京，若不能將仇報了，誓不回來。前年在山東的時候，承慧海師叔送給我一把緬甸刀，他老人家原是送給我報仇時用的。但是這刀有好處，也有壞處。好處在刀鋒犀利無比，無論接連殺多少人，不至有卷口斲不斷的毛病。壞處卻在只能揮斲，不能戳刺。並且我習練了若干時候，還覺得用不慣。萬一因這東西靠不住，誤了我的大事，後悔不及了。我原有一把八寸長的匕首，已隨身用過多年了，能刺透〇層厚牛皮，不聞得響聲。我還是帶它去的妥當。這緬甸刀也非易得之物，就轉送給老弟做個紀念罷。」邊說邊從腰間解下那緬甸刀來，交給知圓和尚。知圓料知是不能勸他不去報仇的，只得叮嚀他小心謹慎。那把緬甸刀，從此就留在紅蓮寺了。後來陸小青遇著的，正是這把緬刀。

且說張文祥身邊藏了匕首，從紅蓮寺動身獨自到南京來。此時趙承規雖早已不在馬心儀跟前保護了，然馬心儀自從在山東鬧過那幾夜刺客之後，知道張文祥不死，必存心替鄭時報仇，因此防範得極嚴。尤其是夜間，每夜必更換幾次睡處。到天明，連上房裡的丫頭老媽子，都不知道馬心儀的睡處。張文祥夜深偷進總督衙門探了好幾次，簡直探不出馬心儀睡在那裡，不由得非常納悶。馬心儀在白天又不出來。張文祥從二月間就到了南京，直等到八月裡，竟不曾一次見著馬心儀的面。好容易等到中秋這日，才得著了八月二〇日馬心儀親到校場看操的消息。張文祥這一喜就非同小可了，心想：這淫賊既親自出來看操，便不愁刺他不著了。不過他是一個貴極人臣的大官，一般人都說，大富大貴的人，身邊常有百神呵護。這話雖荒唐不足信，然我既要報仇，何妨且去城隍廟，拜求城隍菩薩，憐我一片苦心，在暗中助我成功。張文祥平時原不信神鬼的，這時卻買了香燭，走進城隍廟，痛哭流涕的跪在神前默禱了一番。捧卦在手，祝道：「弟子這仇恨若這回能報的了，求連賜三回勝卦。這回報不了，就求連賜三回陰卦。」祝畢，將卦擲下，得了一回勝卦，心中欣喜。又擲又是勝卦，第三回還是勝卦。於是又祝道：「若就在八月二〇日能報這仇，仍求菩薩連賜三回勝卦，不能就是陰卦。」想不到擲下去，乃是陰卦；再擲再是陰卦，擲三回還陰卦。張文祥不由得著急道：「菩薩既許弟子的仇能報，八月二〇日是那淫賊看操之期。這日不能報，過後又如何有機會給我報呢？說不得麻煩了菩薩，弟子只得細細的叩求明白：既是八月二〇日不能報，若二〇一日能報，仍求賜三卦回勝卦。」擲下去還是三個陰卦。又問二〇二，也是三個陰卦。又問二〇三，倒連擲了三個勝卦。張文祥心中疑惑道：「這就奇了。二〇日淫賊出衙門看操，我倒不能報仇，錯過了這個機會，那裡再有給我下手的時候呢？城隍是陰間的官，總督是陽間的官。常言官官相衛，只怕是城隍爺有意庇護這淫賊，存心是這般作弄我。我忍氣吞聲的等到了今日，也只聽天由命，顧不得城隍爺賜的卦象。二〇日便是報不了，也得下手。」

出了城隍廟，就思量要如何才能近馬心儀的身，忽然暗喜道：「有了！從總督衙門到校場，沒有多遠的道路。總督出來，照例文武僚屬，均得站班伺候。我何不辦一副紗帽袍套，假裝一個候補小老爺，混站在佐雜班子裡面。南京幾百名候補的小老爺，有誰能個個認識呢？等到淫賊在我身邊經過的時候，我才動手，還怕他逃得了？」主意已定，即買辦紗帽袍套。只等到了二〇日，就穿戴起來去站班。誰知度日如年的等八月〇九夜，不做美的天，忽下起雨來。平常七八月的雨，多是下一陣便停止不下了。偏是這回的雨，下了整夜，二〇日天明還不止。只得校場裡水深數寸，早飯後還瀝瀝淅淅的下著。馬心儀只得臨時懸出牌來，改期遲三天再操。張文祥到這時才信服城隍真靈驗。

到了二〇三日，張文祥起來穿戴整齊之後，當天擺了香案，跪地默祝他鄭大哥在天之靈，暗中幫助他報仇成功。但是他畢竟不是做官的人，不知道官場的習慣。又是獨自一個人，沒有當差的去打聽消息。想不到馬心儀下校場的時候早，等張文祥趕去時，馬心儀已到校場好一會了。校場上擁護馬心儀的人太多，候補小老爺沒原有近前的資格，恐怕被馬心儀看出破綻，反為憤事。逆料看完了操回衙的時候，文武僚屬還是免不了要站班伺候的，只得混在校場中等候。好在南京沒有認識張文祥的人，而頭上戴了紗帽，遮去了半截面孔，就是熟人，不注意也認不出來。任憑馬心儀如何機警，如何防範，無如在山東時結下的仇怨，事已相隔三數年了，路也相隔數千里了，又正在官運亨通，志得意滿的時候，有誰平白無故的想起幾年前的仇人來呢？說到這裡，又似乎是馬心儀的惡貫已盈，合該死在張文祥手裡。這日他下校場看操的時候，原是乘坐大轎，兩旁有八個壯健戈什圍護著去的。若下午回衙的時候，還是這般圍護著，張文祥的本領雖高，匕首雖利，也不見得便能將馬心儀刺死。偏巧馬心儀看操看的得意，因回衙門沒有幾步路，一時高興起來，要步行回衙。他是做制台的人，他既要步行不肯坐轎，誰敢勉強要他坐轎？在他以下的大官，當然都逢迎他的意思，陪著他一同行走。一般小官，都齊齊整整的分立兩旁，排成一條甬道，從校場直排到總督衙門的大門口。馬心儀在四川做知

府的時候，身體本來肥大，此時居移氣，養移體，益發胖得掩著肚子如五石之瓢了。那時做官的人，最講究穿著袍褂踱方步，以為威嚴。平日閒行幾步，尚且要擺出一個樣范來。此時滿城僚屬，都排班在兩旁伺候，自然更用得著起雙擺了。一面挺起肚皮大搖大擺的走著，一面微微的向兩旁的官員點頭。那知道已走近自己衙門了，猛然從身旁跳出一個袍褂整齊的官兒來，迎面打了一個跪，口稱給大人請安。安字還不曾說出口，一把雪亮的匕首，已刺進馬心儀的大肚皮裡面去了，馬心儀當下驚得哎呀一聲，來不及倒地，張文祥已把匕首在肚皮裡只一絞，將肚皮絞成一個大窟窿，腸子登時從窟窿裡迸了出來。馬心儀認明瞭張文祥，還喊了一聲：「拿刺客！」才往後倒。可憐那些陪馬心儀同走和站班的官兒，突然遇了這種大變故，沒一個不嚇得屁滾尿流，有誰真個敢上前拿刺客。只幾個武弁的膽量略大，然也慌了手腳，只知道大家口裡一片聲跟著大喊：拿刺客！究竟也沒人敢冒死上前。張文祥從容拔出匕首來，揚著臂膊，在人叢中喊道：「刺客在這裡，決不逃跑，用不著你們動手捉拿。」眾人見張文祥沒有反抗拒捕之意，方敢圍過來動手，將張文祥捉住，馬心儀左右的人，已將馬心儀抬進了衙門。馬心儀雙手抓住自己肚皮上的窟窿，向左右心腹人道：「趕快進上房去，將七姨太八姨太用繩索勒死，裝在兩口箱裡，趁今夜沉到江心裡去。施星標夫婦，也得即時處死，不可給外人知道。」吩咐了這番話才喘氣。他左右的人，自然遵照他的遺囑行事，柳無非姊妹和施星標夫婦，真是做夢也想不到是這般結局。馬心儀其所以遺囑將四人處死。因他在四川與鄭時等拜把，及誘姦柳氏姊妹的事，若揭穿出來，自己的罪惡也很重，清廷必議他死有餘辜，倒被張文祥得了一個義士的好名聲。以為自己罪惡，當時除卻張文祥，只有這四人知道，留著活口作證，總不穩便，不如趕緊一股腦兒殺卻。事後由張文祥一個人供出來，事無佐證，同僚的官員，便好上下其手了。真虧他的心思有這般靈敏，身受重傷，命在呼吸的時候，尚有這種怕人的手段使出來。這樁驚天動地的大案，畢竟就因他用了這種手段，曾國藩才敢抹煞一切事實，憑空捏造出一段尋常匹夫報仇的情由，奏報清廷，險些兒把這個頂天立地的張文祥埋沒了。

當時張文祥束手就擒之後，有職責的官員，便提出他來審訊。他爽爽直直的說道：「你們毋須審問我為什麼殺馬心儀。殺人抵命，馬心儀是我殺的，快將我殺了抵命便了。」這些問官，遇了這樣重大的案件，豈敢就這們糊裡糊塗的定案，不問出一個所以然來。只是無論如何詰問，張文祥只咬定牙根，一字也不肯吐出報仇的原由。當時南京的官府和人民，雖都能猜度這案子裡面，必含有姦情，然因無從知道張文祥的來歷，猜不透這姦情從何而起。馬心儀是曾國藩提拔的人，一旦出了這變故，他恐怕辦理不得法，連累自己，就奏請派他審理。這種駭人聽聞的事，那時清廷也要辦個水落石出，便准專欽命曾國藩專辦這案。旁的官員審問張文祥的時候，張文祥不過不肯供出報仇一事由來。曾國藩來審問他，倒惹發了他的性子，橫眉怒目的指著曾國藩大罵道：「你配來審問我嗎？象馬心儀這般人面獸心的東西，你瞎了眼，一力將他提拔，倒今日你還有臉來問我麼？我沒有話對你說。我殺了人自願償命，還有什麼話說？」曾國藩究竟是一個學養兼到的大人物，被張文祥這們指手畫腳的大罵，並不生氣，反象很愛惜張文祥的，含笑點頭，說道：「看你這般氣概，倒是一個好漢。你做事，既是光明磊落，何不照實說出來，使大家知道？何苦擔著一個兇手的聲名，死得不明不白呢？」張文祥聽了，冷笑一聲說道：「你休想用這些甜言蜜語來騙我的供。我只知道你不配問我的話，我就有千言萬語，寧死也決不對你說一個字。」曾國藩見他這們說，只得問道：「我不配問你的話，誰配問你的話呢？你的千言萬語，必對誰才說呢？」張文祥道：「要問我的供，除了當今天子，就只有刑部尚書鄭青天才配。此外隨便什麼人來，我只拼著一死，沒有第二句話說。」曾國藩心想：刑部尚書鄭青天，就是長沙的鄭敦謹，果然是一個清廉正直的人。這廝既說非鄭敦謹來不肯吐實，只好奏明聖上，求派鄭敦謹來審。不知清廷准與否？張文祥又如何的吐供？且待下回再說。